

## 中国奇迹的豪情书写

□石一宁

肖亦农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远方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向读者报告的是举世闻名的毛乌素沙漠,经过内蒙古鄂尔多斯人民尤其是乌审旗各族儿女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在进入新世纪的第10年终于从地球上消失的重大事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世界荒漠化现象已经超越国界、洲际,挑战人类生存的底线,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联合国于1975年即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与荒漠化进行斗争”的口号;1994年,112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共同签订全球防治荒漠化公约;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议确定每年6月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然而,人类对沙漠的治理却屡遭挫折,全球荒漠化似有锐不可当之势,荒漠化所预示的严峻的生态前景令不少科学家气丧色沮,悲观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蒙古乌审旗人民对毛乌素沙漠的成功治理,毛乌素沙漠在地球上的悄然消失,的确是一个震撼世界的捷报。同时,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又一个成功经验,又一个伟大奇迹。肖亦农的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是一部应运而生的及时之作,是对一个中国奇迹的满怀豪情的书写。

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如何理解自己所写之历史与现实内容。《毛乌素绿色传奇》的作者肖亦农显然对自己所处理题材及其意义有着敏锐的认识和把握。首先,这部报告文学所触及的其实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普世的问题。其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据有关资料,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其中沙化土地173万平方公里,全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有30个分布有沙化土地,近4亿人口受到土地沙化的影响。荒漠化同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再次,这部作品的写作还涉及了当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日益突显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这一焦点问题。最后,乌审旗的经验既是提出问题,又是解决问题。正在越演越烈的世界荒漠化现象能不能得到抑制?中国的沙漠能不能治理、怎么治理?乌审旗治沙绿化的巨大成就,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

种乐观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答案和解决方案。这四个方面决定了毛乌素沙漠的消失是一个重大事件,而《毛乌素绿色传奇》的写作即为重大题材的写作。肖亦农对此颇为了然于胸,他就这部作品反复采访、潜心写作、多次修改并专门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即反映着他对作品题材非同寻常之意义的察识。

题材之重大、意义之重大,使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的写作极大地呼应着读者的热望,即渴望了解、渴望有乐观答案、有乐观解决方案的与人类生存、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攸关的问题。应该说,读者的这种殷切为这部作品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接受基础,使作品的写作受到一种现实的激励和鼓舞,使作品从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起点上。而这种高起点不仅作用于作品的思想意义上,而且也作用于报告文学的本体艺术层面。

首先,这部报告文学内含着一种全球视野。作品开篇即叙述作者于2009年在美国写作,在普通的美国人家里听到主人朗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先驱蕾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第一章“明天的寓言”,把卡逊对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的人类前途的忧虑传达给读者。在作品的第一章,作者更将目光投注如脱缰野马一般的世界荒漠化现象,并回顾以联合国“内罗毕行动计划”为标志的人类与荒漠化进行斗争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治理荒漠化的世界性失利与挫折。这种全球视野和普世关怀,极大地提升着作品的思想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极大地扩展着作品的信息容量,使报告文学的报道功能获得充分的实现。

第二,这部作品表现了一种科学精神。作品揭示了毛乌素沙漠的最终成功治理,是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沙产业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科学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作者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实际上也是真正把握住了作品的题材与素材,攥住了作品的总纲。抓住了科学精神这条纲,作品就不会沉迷琐屑,不至为现象左右,而是从纷繁的素材中找到了组织作品的骨架,从而使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特质获得了内在保证。

第三,这部作品高扬着一种人的精神。在作者的笔下,昔日一望无际黄沙漫漫的毛乌素沙漠,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城镇和中国绿色名县,是因为科学家、各级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企业家尤其是10万乌审旗人民艰苦奋战的结果。作品极力展示了毛乌素沙漠改造者们的酸甜苦辣,展示了人的灵魂、人的意志、人的奋斗。宝日勒岱、殷玉珍、乌云斯庆、浪腾花、徐秀芳等“给沙漠点颜色看”的女性,是乌审旗人民在茫茫沙漠面前不气馁、不屈服、不认命的杰出代表,毛乌素沙漠就是在乌审旗儿女这样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一点点消失,一点点重获生机,一点点绽放生命的绿色。虽然报告文学可以报告事件,但报告文学的核心任务仍然是表现人,是表现人的丰富的人性,表现人的坚忍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毛乌素绿色传奇》这部报告文学对人的精神的挖掘,是对报告文学的人学本质的积极探索和阐发。

此外,这部作品还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理性和忧患意识。作者对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模式、对产业化治沙给乌审旗面貌带来的巨大变迁是高度肯定的,作品洋溢着一个作家对家乡的进步、对时代的发展的滚烫热情。作者对乌审旗的生态现实与前景抱持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然而这也是一种审慎的乐观。正如他在作品的末章中所写:“在鄂尔多斯沟壑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赭红色和青灰色的砂岩。我曾做过一个尝试,取下一块裸露的砂岩,用手捏一捏,很快就成沙粒状。有专家断言,这是毛乌素沙漠的主要成因。那就是说,毛乌素沙漠的绿色植被下,除了地上原有的沙漠,地下还沉睡足有600米厚的潜在沙漠,假设我们稍有不慎,这头睡狮不会在哪一天被我们惊醒起来吗?我真的有些隐隐担心。”作者在颂扬中有忧患,在肯定中有反思,这种清醒理性和忧患意识提醒着社会和读者大众,也极大地彰显着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担当,使得作品的内涵更为宏博,质地更为厚重。

《毛乌素绿色传奇》的作者肖亦农是小说名家,其小说擅于塑造富有新意的人物,刻画生动的性格,营造浓郁的环境氛围。小说的语言浑朴老到,功力深邃。《毛乌素绿色传奇》这部报告文学也反映着作者作为小说名家的这些特质。阅读《毛乌素绿色传奇》,读者为事件所吸引,为人物所折服,也为其深厚的文采所感染。在众多报告文学陷入重报告、轻文学,重事件、轻人物和文采的误区而导致报告文学的文体危机的当下,《毛乌素绿色传奇》这部作品的出现还有其艺术突围的意义。

## 生命与心灵的双重体验

□赵晏彪

肖亦农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曾是建设兵团和道班的年轻人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用他们几十年的执著、血汗和青春,在广袤的毛乌素沙漠上,在新中国的治沙史上,谱下了一曲茫茫沙地变成绿色草原的慷慨壮歌。

我是一口气读完《毛乌素绿色传奇》的,肖亦农是小说家,他不仅很会讲故事,而且抒情叙事也很抓人,这得益于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怀着对这片草地的热爱,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执著的创作态度,走遍乌审旗大地,行程几万里,采访了近百位治沙人。我数次被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情感感动,我随着肖亦农质朴而悲壮讲述,跟随着一个个传奇人物,走进了震撼人心的毛乌素。

毛乌素是蒙古语,译为“坏水”之意。毛乌素沙漠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伊克昭盟)之间。古时候这片地区水草肥美,风光宜人,是很好的牧场。后来由于气候变迁和战乱,地面植被丧失殆尽,就地起沙,形成后来的沙漠。大约自唐代开始有积沙,至明清时已形成茫茫大漠,毛乌素沙漠面积为3.9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较大的沙地之一。作品精心刻画了半个世纪以来出现在乌审旗土地上的宝日勒岱、殷玉珍、乌云斯庆、浪腾花、徐秀芳等治沙女英雄,以朴素真挚的文笔描绘了她们用生命、汗水、泪水滋润毛乌素、遏制毛乌素沙漠疯狂移动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贵的是,作家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人们对沙漠的再认识上,即不再将沙漠作为敌手,而是尊重沙漠、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毛乌素沙漠过去与现在是什么模样,本书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

黄沙漫漫遮云天,  
沙丘连滚富不前。  
几代治沙终圆梦,  
宝日玉珍让绿还。

纵观肖亦农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将鄂尔多斯人民从不屈服的精神展示给读者。他是位成熟而负责任,具有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实际上具有三重价值:一是新闻价值,二是文学价值,三是社会价值。它既有新闻的快速,又有文学的立体感和可读性,也有启发读者思考的思想深度。《毛乌素绿色传奇》正是符合了这三重价值。然而,时下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集采访和资料于一体后,将素材、人物、事件和主人公的意志用所谓的文学和美丽的词句简单地串起来,现在的一些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家,他们有的缺少生命的体验,有的缺少心灵的体验,有一定是生命与心灵体验同在,这又如鸟的双翅,缺一翅而飞不高,缺双翅那便不是鸟了。报告文学是一种紧贴现实生活的文体,它是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报告。它要求作者积极投身于火热多彩的现实生活,密切关注时代跳动的脉搏,热情讴歌生活中感动人心的典型人物和重大事件,传达人民群众立志改造自然、建设国家的精神风貌,以文学的生动形象动情人理地去感染或启发读者投入积极有为的人生世界。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和生活的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文学体裁,应努力接近和表达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感受。肖亦农的报告文学,从他的文字、他的故事、他的亲身经历中,让我们感受到一位作家的社会责任与英雄情结。他不是靠着走马观花、采风走访的方式,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地记录和描写,而是把自己人生历程中的40余年,完全糅进那片深邃辽阔的大地,用心灵,用挚爱,用沉甸甸的生命情怀写出了这部书。他生活在鄂尔多斯多年,他知道草原对于游牧民族有多么重要,他也深知沙漠的无情与生态的破坏对人类的威胁,他是建设兵团的一员,他也进过道班,他对这片草原有着生命的体验。毛乌素沙漠往事之一和毛乌素沙漠往事之二,那感人的“杨拜老”故事,那“黄沙重压、草地消失的毛乌素沙漠的严峻现实,始终像一块阴影盘绕在我的心头”的结结,以及后来他对殷玉珍“宁愿让沙累死,也不让沙把人欺负死”的气魄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读者动容,让自己落泪。他爱鄂尔多斯,因为他见过绿草茵茵的大草原,他深深地痛责无情的沙漠将这片土地和草原变成了无人区,所以他在创作中数次落泪,数次被感动,他被那些治理沙漠的劳模们感动着,他被一代代不屈不惧沙漠的人的精神和壮举而心灵震撼,这才有了殷玉珍在新婚的第二天大风狂起,独自跑向自己的“岗位”时,后面跟着丈夫和婆婆的情景,那个痛苦复杂的心情如果没有心灵的体验是无法让人感触万千的。肖亦农的作品,不是简单地采访,简单地捕捉情景,简单地用文学美化人物、愚弄读者,整个作品是和他的经历、心血、心灵感受结合在一起,现在某些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缺少的恰恰是肖亦农这种生命和心灵的双重体验。

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不仅反映了鄂尔多斯乌审旗人民几十年治理沙漠、征服沙漠、建设绿色乌审的发展历程,更深刻展示了内蒙古乌审旗治理沙漠、实施产业化治沙的成功经验和伟大实践,是肖亦农多年深入沙漠、潜心研究、执著创作的一大硕果。目前毛乌素绿色传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世界治理荒漠化的借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吕克·尼亚卡贾说:“毛乌素项目是成功的范例,将人类望而生畏的死亡之海变成孕育新能源和优质食品的宝藏。”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秘书长沙祖康说:“中国内蒙古毛乌素项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功实例,其主要特点就是运用统一的管理系统来治理荒漠化,同时发展以‘碳吸收、碳排放、碳捕集’为主的‘三碳’绿色经济。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肩负社会责任、发展绿色经济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毛乌素绿色传奇》不仅具有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而且具有推广中国治理荒漠化进程经验的学习价值。它是中国人治理环境成功的奇迹,是世界性的传奇,不但超出了文学范畴,超出了报告文学领域,更具有世界意义,同时也是表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文学、生态文学的一个典范。

## 从梦想出发,寻找生命的痕迹

□肖惊鸿

费用就是“扒沙””,“大明王朝是被毛乌素沙漠压塌的!”

作家用精练的语言和耸人听闻的情节讲述了毛乌素沙漠的疯狂。沙尘暴让人惊悚,沙漠里的生活极度贫穷。女人在家没衣服穿,男人大夏天穿着皮袄见人。沙漠里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拆下旧门窗,用毛驴车装上所有的家当,什么时候沙子追上来了,什么时候就搬到别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回忆,带给作家的不仅是一掬热泪,是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刺到心里的疼痛。生存还是死亡?面对毛乌素沙漠的千年贫穷,作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一笔。宝日勒岱开始与沙漠抗争了,钱学森正在思考沙漠产业化治理的办法。再也不能这样活。沙漠里的人们有了共识。

我通览全书后判断,《毛乌素绿色传奇》这7个字的根本含义,即是寻找本真的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和谐的品质。单从立意上讲,这篇报告文学就是不可多得的贴近现实和民生、关注人类科学发展的厚重题材。作家的时代责任与社会使命昭然。作家以其生活亲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及时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细波微澜和时代的风云变迁,及时捕捉到了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毛乌素沙漠里发生的人和事。以真实写,回忆与思考并重,体现出不凡的艺术表现力。

作家在第二章里开始了他倔强的寻找与发现之旅。作家重返毛乌素,他听到“绿染毛乌素沙漠已经成为现实”这条新闻,他不敢相信所见,也不敢相信所闻。他自问:我们的绿色大梦真的做成了?毛乌素沙漠真的能在鄂尔多斯境内消失吗?作家在寻找沙漠的途中,所见除了绿色,还是一片绿色。他甚至想,如果有一座金黄色的沙山,这绿色就会格外分明。可是沙山在哪里?作家把沙漠的变化——道来。从“非典型化沙漠”到沙漠里的高尔夫球场,用别致的叙事和独具特色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原汁原味的故事。毛乌素沙漠的过去是人们心头褪不去的记忆。作家预见,不久的将来人们心头褪就会变成一个传说。作家执意要寻找没有改造过的沙漠。那是他生命的痕迹。

毛乌素沙漠的名气从古响亮至今。作家形容毛乌素沙漠是一片远去的云,而青色雾霭笼罩的远方,存放着牧人的梦想。这片北方少数民族栖居的土地,储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密码。这片土地从古代到近代,从现代到当代,事迹不同凡响。自然与人文的积淀,让毛乌素这片土地的沉重无法称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人类与自然共存的斗争与停息。成吉思汗的苏力德,无定河几万年冲刷出来的萨拉乌苏峡谷,层层叠叠,让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多了几重历史的掂量,也因此意义非凡。

肖亦农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人的命运。沙漠的变化带来的是人的变化。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史就是人们的心灵成长史。他从景到人,从人到人,从自然到哲学思考。作家是一位出色的讲故事的高手,艺术手法的不平凡之处比比皆是。尽管读了这样一部鲜活灵动、才思泉涌的好书,还是止不住地苛求,让思路多些,再多些,更多更深刻地挖掘人物的心理,在人类生存的高度上,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让这部书向更深层的思想的纬度进发。

毛乌素沙漠是乌审旗儿女的家园。昔日黄

动,是一次振臂高呼的行为写作。

二、《毛乌素绿色传奇》触及了生活的现代化与民族特色的保持之间的矛盾。我曾在《民族文学》杂志的卷首语《蒙古包:真实的与想象的》中表达了这种忧虑。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都市里的蒙古人,既希望草原牧民永远不要抛弃蒙古包,保持住蒙古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草原根基,又不希望他们永远被隔离在现代化的文明生活之外,而忽略了他们真实的渴求和愿望。而看了这本书,我豁然开朗。书中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乌审旗的牧民大都是雇佣陕西的农民放羊、种地,他们早已搬进城市里,“既享受着城市文明的先进又坚持着草原文明的传统”。这就是所谓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一种结合。这让我想起美国牧羊人庄园化的经营与生活方式,或许这正是将来蒙古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三、《毛乌素绿色传奇》中的几个人物让我非常感动:席尼喇嘛、宝日勒岱、殷玉珍。我有幸见过一次殷玉珍,那是因为我策划了一部电影《家园》,就是以她的治沙事迹为原型。殷玉珍,这位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普通的劳动妇女,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乌审旗人的朴实、顽强、执著和智慧。我策划的这部电影在2008年参加了台湾金马奖制片会议,得到侯孝贤、焦雄屏、李行、朱延平台湾电影人的赞赏和支持,获得了二等奖。在早期策划的时候,我还没有见过殷玉珍,只是凭着一些道听途说,对这个人物进行了许多的想象和虚构,从一部艺术电影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的,但是当我见到殷玉珍,与她聊了半天时,我被她的人格和精神深深打动,我发现我的虚构和想象完全不符合真实,她的事业轰轰烈烈,而她的为人却是那么质朴谦虚普通,我感觉我以艺术的名义和借口对她的内心的猜度和行为的想象几乎有褻渎她的嫌疑。这次见面最终使我放弃了这个电影的写作,也使我深刻认识到生活与作家写作之间的关系,真是第一要素,无论是现实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所以,看了《毛乌素绿色传奇》,我敬佩肖亦农对写作的真诚态度,这种态度也许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